

许地山与周俟松的“爱情公约”

提及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之一的许地山，很多人想到的是小学课文《落花生》。在时代的洪流中，许地山与妻子周俟松用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守望，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爱情长歌。

燕园结缘

1919年5月4日，古都北平在愤怒中颤动。成千上万名青年学生涌向天安门广场，高呼口号，反对北洋政府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。游行队伍中，有来自天津女子师范的邓颖超，也有她的同学周俟松。周俟松是湖南湘阴人，父亲周大烈是辛亥革命志士、国会议员，曾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囚禁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她从小就怀有强烈的正义感。

就在那天的游行队伍里，周俟松注意到一位青年——瘦瘦的，一身半旧青布长袍，鼻梁上架着眼镜，有些不修边幅。他一手持小旗，一手持纸筒喇叭，用闽南口音领呼口号。这人就是绰号“许真人”的许地山。周俟松对身边的妹妹周铭洗说：“我读过他不少文章，写得真好；有文采，有哲理味，不愧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。他的笔名是‘落花生’。”许地山青年时期曾在福建漳州任教，后远赴缅甸仰光担任华侨学校国文教员。在仰光，他目睹殖民统治下人民

的苦难，写下了《命命鸟》等小说。许地山后来赴北平求学，五四运动爆发时，他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之一。

许地山与周俟松相识后，两人很快就进入热恋。1929年5月，周俟松与许地山在北平举行婚礼。婚后，夫妇俩住在燕京大学宿舍，生活俭朴，粗茶淡饭。周俟松承担家务，许地山则潜心学术、文学创作与教育事业。

婚姻智慧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周俟松渐渐地从当初对许地山的崇拜中走了出来，她越来越感到难以接受许地山不修边幅、随意乱丢东西等粗心男人的缺点。

1933年，许地山与周俟松的婚姻经历了一次考验。那年秋季，许地山前往广州中山大学讲学。途中，夫妻二人因琐事发生争执，互不相让。周俟松一气之下返回北平，许地山则按原计划前往印度进行考察。

在异国他乡的印度，许地山时常回想起与妻子几年来的相依相伴，深感愧疚。于是，他提笔给周俟松写了一封信，信中提出了一份独特的“爱情公约”，以解决婚后矛盾：

夫妇之间，应相互忍耐，和睦相处；在意见不合时，双方先冷静，各自暂时离开；彼此坦诚相

待，无隐瞒无欺诈；工作之余，夫妻间应共同创造轻松愉悦的氛围；当一方情绪不佳时，另一方应设法使其忘却烦恼；睡前回顾一日所为，共商明日之事。

这些公约朴实无华，又不失幽默风趣。当许地山从印度归来，发现周俟松已将他们共同制定的“爱情公约”精心悬挂在卧室中。从那以后，这对夫妻便严格按照公约行事，彼此关系愈发和谐融洽，再未发生过争吵。

这份浪漫的“爱情公约”，也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指南。1935年，许地山应聘香港大学文学学院主任教授，举家迁往香港。某日，他依约前往商场迎接夫人，却因周俟松购物砍价而稍显延误。许地山并未不悦，反而幽默调侃：“你虽让我等候多时，却也为我节省了不啻不少银两，算来我并未吃亏。”许地山不善驾驶，外出时周俟松便担任司机。他坐在副驾驶座上，抚摸着自已的山羊胡子，自嘲道：“夫人掌控全局，在下只需安享其乐。”每当此时，周俟松的嘴角总会漾起笑意。

在婚姻生活中，许地山还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开明。当妻子生下男孩时，他主动让儿子随母姓，取名周善仲，以慰岳父无嗣之心；女儿则随父姓，取名许燕吉。这在当时堪称破俗之举。

两个知音

1935年南下香港后，许地山迎来学术与创作的又一高峰。他精通音律，对西洋民歌了如指掌，且擅长琵琶，能谱曲编词。他的著作《花》《落花生》等脍炙人口，在梵文和宗教领域的研究也成果斐然。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誉他为“杰出的东方

文化学者，罕见的人才”。

许地山晚上要工作到凌晨一两点，周俟松便时常陪伴着他，为他整理资料，准备夜餐，从而使他更顺利地完成了《道教史》《印度文学》等著作的创作。许地山对周俟松说：“泰戈尔是我的知音长者，你是我的知音妻子，我很幸福，人生得一知音便可以无恨矣，何况我是两个呢？”许地山在港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担任中英文化协会会长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等职务。“七七”事变后，许多文艺界人士滞留香港或取道转往南洋。许地山利用自己的身份，热心地接济朋友们，安排食宿，解决困难。他还邀请郁达夫、胡愈之、乔冠华等到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作抗日演讲，为此不惜与试图制止的港大当局据理力争。

1940年8月4日，许地山不幸英年早逝，年仅49岁。周俟松以非凡的毅力承受了这沉重的打击。她为丈夫治丧后，独自挑起抚育子女的重担，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周俟松担任南京第五中学副校长，她把全部精力投入教育事业。1986年，周俟松收到邓颖超的来信，信中写道：“周俟松学姐，我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看见了你的照片，对于你的姓名、模样，我记得很清楚。知道你身体健康、坚持教育工作，使我感佩，也极为欣慰。”

1988年，周俟松将海内外出版许地山文稿的版权稿酬数千元捐给南京五中，设立“许地山文学奖金”，以此延续丈夫的精神血脉。1993年，周俟松辞世于南京，享年94岁。

据《老年文汇报》

林语堂不写完《京华烟云》不理发

《京华烟云》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于1938年至1939年旅居法国巴黎时，用英文写就的一部长篇小说。

1938年2月，林语堂开始构思《京华烟云》的故事框架。林语堂认为，当务之急就是要写出反映全民抗战的故事以激励国人。

在经过了长达半年的准备与酝酿之后，1938年8月8日，林语堂正式开始写作《京华烟云》。林语堂常在一天时间里写十多页稿子。同时，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也牵动着全家人的心。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每天放学回到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急忙跑进书房翻阅父亲当日写完的文章。有一次，林太乙闯进书房时，看到父亲泪流满面，悲痛不已，林太乙忙上前询问

缘故，林语堂一边拭泪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古今至文皆血泪写成，今流泪，必至文也。”原来此时的林语堂正沉浸于笔下一个悲痛的情节中，女儿的闯入将他从创作意境中猛拉回现实。

林语堂终日全身心投入到《京华烟云》的写作中，为了不受外界干扰，他曾独自住到城外的一处木屋里，甚至连头发长了也顾不得理，他对家人说：“不写完《京华烟云》，就绝不理发。”

1939年8月8日的清晨，林语堂向全家宣布：“《京华烟云》当日便可完稿。”当日下午6时许，他终于写完了该书的最后19页。当晚，林语堂驾车带全家找了一家中餐馆，点了一桌龙虾饭以示庆祝。次日清晨，林语堂终于去理了发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王晓宁/文

